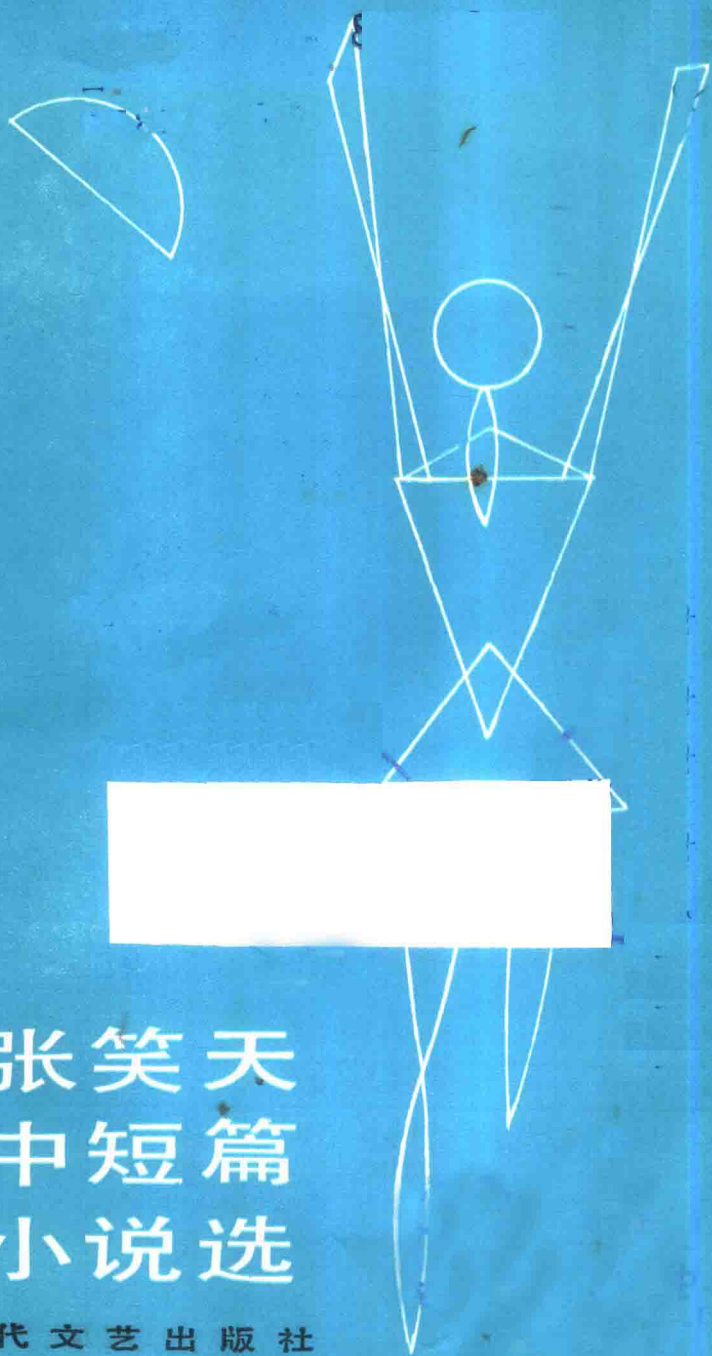


吉林作家丛书

张笑天
中短篇小说选

时代文艺出版社





张笑天
中短篇
小说选

时代文艺出版社

张笑天中短篇小说选

张笑天 著

ZhangXiaoTianZhongDuanPianXiaoShuoXuan

责任编辑：胡卓识

封面设计：王笠君

插图：李勤学

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 850×1168毫米32开本 18,375印张 9插页 360,000字
(长春市斯大林大街102号) 1987年6月第1版 1987年6月第1次印刷

通化市印刷厂印刷

印数：1—10,460册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统一书号：10389·112 定价：3.85元

鸟字里
12

环合的廖林鸟珠岛，真象~~是~~一块碧绿的翡翠。它嵌在闪着波光的玉珠中——由西而东的黑龙江和由南向北的在这里分别绕了个大弯子用狭长海峡夹峙着廖林鸟珠岛向北方流去。悠长的廖林鸟珠是鸟珠的意思，懂人叫它鸟睡岛。远远俯视，它真象一只雄鸡的尾巴~~尖~~翘着痛饮西北。

廖林鸟珠岛周围三公里的地方，丛生着白桦林、红柳墩和各种的杂林。岛~~上~~上~~面~~又纵横、候鸟成群，沼泽地上盖着旧年河水淤槽留下来的淤泥。北面靠近黑龙江的地方，是一片起伏的丘陵地。江畔岸是陡峭连绵的悬崖，那里是八十年代

作者手迹



张其成

小 传

张笑天，山东省昌邑县人，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十三日出生于黑龙江省延寿县黑龙官镇，父亲和祖父均为教师，因此从小接受了较好的文学熏陶。早在读大学时就开始了业余创作。

一九六一年秋天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在走出校门的日子里，先后当过中学语文教员、文化局干部，经常下乡搞中心工作和深入林区，为后来的创作打下了基础。一九七三年发表第一部长篇小说《雁鸣湖畔》，一九七五年调来长春电影制片厂任专业编剧，现任长春电影制片厂副厂长、中国电影家协会理事、中国作家协会吉林分会副主席、吉林电视艺术家协会副主席、中国电影文学学会副会长。

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七部：《雁鸣湖畔》、《严峻的历程》、《回来吧，罗兰》、《爱的葬礼》、《中正剑之梦》、《永宁碑》、《死岛情仇》。结集出版的有《张笑天短篇小说选》、《张笑天中篇小说选》、《家务清官》、《追花人》、《黑十字架》、《她微笑着走向牢门》、《春眠不觉晓》等。

张笑天印象（代序）

吴若增

还在我学做小说之先，就听说中国当代文坛有一架隆隆作响的“写作机器”——张笑天。

“短篇不过夜，中篇不过周，长篇不过月。”有人这样说他。

是褒？是贬？或者亦褒亦贬吧？

后来，就又听到了一些关于他的流言……可怕的流言！

倘这些流言有一半是真实的，我大约就不会在那大墙外面的光天化日之下认识他了。

去年八月，我去吉林参加《江城》笔会，到的那天下午，青年作家王家男君陪我徜徉于松花江边的时候，看见了一个穿着西装的男人正从对面走来。这人四十五、六的年岁，不算胖，但很粗壮，脸是黑红黑红的，有一双不骄矜、不做作的眼睛。王家男君介绍说：这就是张笑天。

我们初识，说话不多。但在我心里，从直观的感觉上说，我以为他朴实而机敏。

笔会诸公要到长白山上去，因为什么事情没有联系妥当吧，我们就先给本省的一些青年作者看稿子。分到的任务，是每人四份。

这稿子，还是好看的，不消多久，我就看完了，并准备约作者来谈。就在这时，他到我房间里来了，手里拿着两篇稿子：

“吴若增，这两篇稿子，我想请你也看看。”

我以为他是在推脱，就警觉地回答他：“得了吧，我这几份还没看完呢。”

“不，不是这意思。这两篇稿子，有一篇写得非常好，我看这位作者要有大出息！哎，你看看，你看看！”他说这话时，眼睛里有一种异常兴奋的光。

这种见到了好稿子就禁不住为别人而兴奋的精神，蓦地令我感动了！

“还有一篇，就已经读过三遍了，总觉得理不清楚，想不好怎样跟作者谈。我想请你也看看，回头咱俩交换交换意见。人家写了一篇稿子不容易……”

嗯？这就是有人说起的那位惯于粗制滥造的张笑天么？对于初学写作者他尚且能够如此，难道对于自己的作品反而会不负责任么？

过了一天，事情终于联系妥当了，我们就坐车到长白山去。

吉林会是这么一个美丽的地方，我先前并未想到。一路上，清澈的水，苍翠的山，接连地闯入眼帘。如果能够，写一篇游记倒是不错，我这样想。可至少那山上的松树，我需叫出名字来才行啊……

“这是红松，那是落叶松，也叫黄花松，那边的……叫白松。等咱们到了长白山脚下，你还会看到美人松……”

想不到，张笑天竟能够一口气说出十几种松树的名称，以及它们不同的形态和用途。

我感到奇怪，便问他哪来的这许多知识。

他笑了，讲起了自己的经历：一九六一年，他毕业于东北

师范大学历史系，因为所谓“白专”，被分配到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敦化县做中学教师，而且一干就是九年。这期间，他不甘寂寞，写起了小说，一九六四年发表了处女作《种瓜记》（短篇小说）。他的这个特长，使他后来被调到敦化县文化局、县委宣传部等部门工作。在文化局和宣传部的工作，给了他更广泛地接触实际生活的机会。他不愿蹲机关，得空儿就往乡下或林区跑。在乡下或林区，他跟农民们一块种地，跟工人们一块伐木，闲暇时，就跟他们一块聊天。长期的基层生活，丰富了他的生产知识、生活知识；人民群众的智慧 and 品格，给了他巨大的影响。他把自己的喜怒哀乐同他所接触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融为一体，从而养成了坦直、热情、善良和宽容的性格。

他那壮实的体魄，也是从这里得到的吧？

此外，他记忆力强，思维敏捷。看过、听过、感受过的东西，他都能熟记于心。他不是一个容易忘记生活的人。

“长在地上的松树，可以很容易地根据它的树叶和树干加以分辨，但我告诉你，一个好的林业工人，他能从干燥了的板材和木纹上辨别出树种来。这知识，我也是跟他们学会的。”他说。

是的，他必是对这里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水都是熟悉的，而且，他说起这一带的历史掌故及风土人情，就更让你感到他心里有着一个关东生活的宝库。

这么丰富的一个宝库，显然不是几百万字的小说能够写完的！而且，既然有着这么丰富的原材料库存，那么，这架“机器”会源源不断地制作出“产品”来，这当然也就并不令人奇怪了。

“你是说过短篇不过夜，中篇不过周，长篇不过月的话的么？”我问他。

“胡说！我什么时候说过这种话？”他咯咯地激动起来。但即刻，他的脸上又浮出了哭笑不得的神情，“这本是有人说我的话，可不知怎的，后来竟派到了我的身上，说我有过这样的宣言，为这，很有几个人把它当做靶子，把我批了好几回……你说可笑不可笑？咳，这是小事一桩啦，比这厉害的捕风捉影和造谣中伤，我经受得多啦！”

他说这话时，神色有些黯然，显然是那些恼人的事引起了他的回忆。但他却止于自己的黯然，并不曾想到别的什么。他是一个忙于自己的事业而无暇顾及别的什么的人，同时，他也是一个厚道的人，宽容的人。

我就此跟他熟悉起来了。

我们到达长白山脚下的时候，正是阴雨连绵。这样的天气，是无法爬山的，我们就只好等。后来，勉强上去了一次，回来后竟又赶上了阴雨，待到天色放晴，又须返程了。天公不作美，我们就在大部的时间里聊天。

“文革后期的一年，在这长白山的三县交界处的一个深谷里，有人极为偶然地发现了一个神秘的村落（后来命名为前江沿儿）。县委得到消息，决定派一个工作组去调查一下。那天，我们带着枪，爬过几架了无人迹的大山，悄悄地开进了这个村落。村里只有二十几户人家，见我们来了，都躲藏了起来。后来，我们使用了各种办法诱使他们出来，并诱使他们说话。原来，他们是从全国各地陆续地逃到这里来的，其中有的人有历史问题，但更多的却是五七年后为躲避政治迫害而偷偷逃来的。他们在这块小小的山间谷地上，养鸡，种地，过着一种与世隔绝又互不打听的半原始村落生活……哎呀，那里边每一个人都是部长篇小说啊！我后来写了个中篇，就取材于那次的见闻。”

象这样的真实经历，张笑天能够滔滔不绝地给你讲上许多。

一位熟悉他的同志告诉我：一九七八年，他为写长篇小说《严峻的历程》，到北京丰台机务段深入生活一个多月，住在编组站几十道铁轨中间的一座小木房里。每天夜里，几百台机车隆隆驶过，真可谓地动山摇。那屋子，四面透风，粗糙的床垫上油油乎乎的，是个铁路工人常来歇脚的地方。在这里，他交到了许多工人朋友，了解到了他们的思想、工作和生活。刚开始的时候，一个多星期难眠，眼睛都熬红了，他本来可以找个舒适些的地方去住的，但他却兴致勃勃地在这里坚持了下来……

我问他对这样艰苦的深入生活有什么感受，他说：“只有那些不懂得艺术的人才认为创作是以胡编乱造的，创作要对读者负责，对自己的良心负责！一九七八年夏，我为了写好电影剧本《春眠不觉晓》，到黑龙江八五二、八五三、建三江三个农场生活了两个多月，浑身都被蚊子咬烂了，到处都是大水泡。为了写好中篇小说《生物圈》，我和张天民一起，到西双版纳原始密林里转了一个多月，条件艰苦不说，还经常有生命危险呢。但是，越是艰苦的生活，也越是有意思的生活。我身强力壮，从小吃过苦，怕什么？趁着自己还算年轻，多吃点苦，多充实一下生活积累，是值得的，必要的！”

我相信，他的这些话是真诚的。

这里，有他一件最富传奇色彩的经历为证：有一次，他从一位朋友那里听说了一些关于麻疯病人的生活情况，心里受到了很大触动。他决心写一部反映麻疯病人生活的作品，以唤起读者对这些不幸的人们的关注。他爱人和朋友都劝他打消这个危险的念头，可他却无论如何不肯罢休。他买上车票，一气扎到广东，经过种种周折，终于乘船来到了珠江口外处于海上的一座小小的麻疯岛。在这座麻疯岛上常年居住着几百个麻疯病人。他

们与世隔绝，可内心里却充满着生活的热情。岛上那些默默无闻的医生们、护士们，怀着深沉的爱，伴随着他们，那种高尚的献身精神令人起敬。在这座海岛上，医生和工作人员都要穿上特制的工作服，才能跟病人接触。张笑天开头也是这样，可后来他发现，病人对穿工作服的来访者总有一种距离感、防范感。为了了解到病人内心深处的隐衷，他找了几本书看，发现并不是任何患者任何时期都传染的，于是，他下了狠心，偷偷地脱下了工作服，一个人冒险跑到病人生活区里去，跟他们面对面地聊天。麻疯病人感动得直流眼泪，向他坦率地披露了不愿说出的经历、痛苦和希望。他的这一举动，在那小岛上引起了震动。医生、护士和患者们说：“为了真正地了解病人，不惜冒着如此巨大的风险，这才是个真正的作家呢！”

不知指责张笑天“粗制滥造”的人，是否有这样的勇气，这样的事业心，这样的责任感？

“说实在的，谁都有自己的缺点，甚至毛病，但是，批评总应该大体上有些道理才好，也不知为什么，有些人不认识我，也不看我的作品，就在那里说三道四，好象写得多了些，就必是马马虎虎的……”

他有这方面的苦恼。

我似乎能够理解他的苦恼。我们这个民族，有许多优良的传统，但也确有那么几点习惯的毛病，比如说十个人站在那里数数儿，你数得快了些，多了些，那你就很可能被指责为不懂数码儿。其实在我看来，作家们的思维方式是不同的，写作的路数也不相同，有人就是写不多，写不快，写不长，而有人就相反。至于作品质量，除开写作态度之外，还有许多别的因素构成，是不能简单地以数量的多少去品评的。

张笑天确是写得快而多的，这些年，短篇不计，中篇小说

他写了三十多部，长篇小说六部，电影剧本已拍摄出的就有十一部。

把每一个字写到格子里，都要花一点儿力气吧？

张笑天的作品，以反映现实生活为主。在这些作品中，他刻画出了各级干部、知识分子、工人、农民、市民、军人、艺术家甚至外国人的艺术形象，很有点琳琅满目的味道了。

此外，他还从事历史题材的创作，写过上至皇帝、王妃、大臣，下至普通士兵及市井小民等各色人物和故事。为写七十万字的长篇小说《永宁碑》，他跑到黑龙江、乌苏里江地区，在汉族、蒙族、满族、赫哲族群众中采访了几个月；回来后，他查阅了各种历史资料一千多万字，积累素材十多本；还亲自到南开大学请教郑天挺教授，以及历史研究所、东北师大等各位教授或专家……一直做了两年多的准备工作，这才动手进入创作。

他的作品，是赢得了广大读者的喜爱的，是赢得了文友们的评价的。去年《花城》第五期上，发表了他的中篇小说《错过太阳和群星的人》。那杂志的《编者絮语》说：“这篇小说在思想上和艺术上都达到了相当的高度……”做为一个常看小说的读者和也写过几篇小说的作者，我以为那编者的话是很客观的。

广大读者不怀偏见的评价，是可以给他以安慰的。

自然，任何一位作家也不能使他的每一个文字成为珠玑，同时，也难免存有失误，张笑天也不例外。他的某一两部作品曾经受到批评（且不论这批评正确与否），或产生争议。他冷静地倾听了批评，分析了争议中的各种意见，不断地总结，不断地思索今后的写作道路。

他不骄矜，也不脆弱，我喜欢他这一点。

跟张笑天接触，你会感到他是一个很实在的人，同时也是一个没“毛病”的人。这几年，我有幸结识了一些现在的大作家和未来的大作家，也不无厌恶地见过架子大的作家和有没有本事不清楚而“毛病”却很鲜明的作家。张笑天是不是前者，或者是否可能成为前者，我似乎还没有能力给以判断。但他却不是后者，我相信这判断不会错。

去年的年底，他到天津来参加“通俗文学研讨会。”在那会议的间歇，他向我谈起了今后的打算。

他说：“中国正面临着空前伟大的变革，改革与开放必然带来人们生活与心理的深刻变化，因此，我想尽可能地多抽些时间，深入到这场伟大的变革斗争生活中去，写出好一点的作品来……”

是的，笑天君，你有那么厚实的生活积累和知识积累、思想积累，又有那么硬朗的身体，那么大的干劲，你应该把这架“机器”热热闹闹地开动下去！

中国文坛，多几架这样的“机器”，则读者幸甚！

一九八五年四月十五日

目 录

张笑天印象 (代序)	吴若增 (1)
无花果	(1)
公开的“内参”	(84)
《公开的“内参”》续篇	(162)
没画句号的故事	(236)
错过太阳和群星的人	(341)
梦断君子兰	(456)
男人偏长女人心	(516)
人类走出来的地方	(528)
曼阁寨	(544)
明天, 将如何	(564)

无花果

《野火》有化成灰烬的趋势

全市一年一度的优秀小说发奖大会，由每年的会议招待所改在新落成的北湖饭店举行，升了一格；早有传闻，今年主持授奖的也不再是兼任市文联主席的市委宣传部长，市委文教书记将亲自莅临，也升了一格。又因为邀请了新华社、报界记者和国内一些知名作家躬逢盛会，更显得不凡。而且，作家协会和几个刊物拟定借此机会蝉联一个笔会，所以有人说“文坛重心正向这里漂移”，也有人玩笑地说，把这么多“鸡”圈到窝里，焉有抠不出蛋的道理？

文学月刊的小说编辑白水，大清早就坐在二楼楼梯口处，面前放了一张小小的双屉桌，摆放着会议出席证、签到簿、房门钥匙和一沓餐券。他从前天起，就比别的大会工作人员提前“进入角色”了。所有的与会者拍来的电报一律转到白水手上，他忙着分配房间、安排车子，并亲自去接站。昨天晚上他总共没睡上两个小时的觉，一宿起来四次去接夜车，自己累不说，还要给发烦的小司机点烟、献殷勤，买他高兴。

照说，这种事务性的杂事不该落到已经过了四十八岁生日的白水身上，往年都是文联和作协办公室的同志管。退一步说，即使一定要编辑们出面，有的是勤快、灵活的年轻人，何以非也不行？在筹备会上点将的时候，作协副主席兼文学月刊主编秦望思忖再三，还是指定了他。在主编看来，这是一种宽容和厚遇呢！别人也不见得不能领会其中的良苦用心。而表面上的原因，秦望说这工作琐碎而需要耐性，事关团结作家大计，非他不堪加委。当时白水只是付之一笑。这也并非假话，白水向来以执着（有时是固执）、认真著称，认真程度有时到了令人生厌的地步。干任何一件小事，他都象对待校样一般，一个标点符号都不容马虎。校对稿子是难免有万分之几差错的，可是白水多年来一直保持着没有差错的记录。这几年，为了提高刊物质量，编辑部实行了一项新规定：不管什么人，只要从校样中发现责任编辑的校稿中有一处语病、错别字或其他差错，要奖励一元钱。有人试图在白水身上下功夫，采用鸡蛋里挑骨头的办法细抠，结果不得不失望地对白水开个玩笑：

“想赚你老兄一文钱，太难了。”

如果说，因为白水有这个长处，因而委派他搞会议接待工作，似乎也令人信服，可事实当然不是这么回事。编辑部的人都心照不宣。

所以，一经宣布，评论组组长大为不平，这位同白水资历相仿的老同事对白水说：“怎么把老兄当成小公务员使唤起来了？你是软面团吗？”

可是白水却不介意，咧开镶了两颗假牙的嘴，含蓄地一笑，说：“我干这个合适。这是联系作家、作者的工作，不低气。到会的人，啥脾气我都摸底。”

这话倒也不夸张。专业作家、业余作家，有几个白水不